

## 中小學教員的希望

希望呢？奢望呢？

果軒

生而爲『百無一用』的書生，就合該走頭無路。教書畢竟『清高』，不用蠅營狗苟，憑一堂一堂的叫喊換飯吃，所以無論中學畢業也罷，大學畢業也罷，大家都紛紛投靠了粉筆生涯。學哲學的可以教英文國文，學工程的爲什麼不可教幾何代數？請教員的也就千奇百怪，居然有聘請英文教員兼理化或藝術的，至於將國文與英文合一爐而治之的教員，那更不足爲奇了。這且不管吧；但是你總要曉得一條經濟學的原則，就是：供給大過需要，價格就要降低；反之，則高漲。當教員的既已和勞工一般，百分之百的商品化了，自然難逃此律。所以，在文化市場上一樣有所謂不景氣現象：北平的私立中

學教員以五角錢一點鐘爲中數，若有一點鐘拿上八角大洋的，要算『肥缺』；設或超過一元，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樓閣了。各省的公立學校，原來報酬就不高，而且紛歧百出；以筆者服務所在地而論，本是一個極小的邊區省分，省立中等學校不過六七處，但那薪給的標準也就有六七種。我們教高中功課的，有的是六塊錢一點鐘（即每週一時月薪六元也，勿以爲已超過國立大學教授。）有的就掙七元，還有連五塊錢都不到的！我們也就摸不清頭腦所在了。記得今年國立北平師範大學畢業生就業登記的簿子上，有人寫着：『願任科目：初中史地國文英文……希望報酬：月薪七八十元至

四五十元。』下面還加了一行小字：『少點也行。』哎呀，一個專業化的師資學府，其洩氣至於如此，我們可以從這裏面讀到當中學教師的悲劇了吧？

說了一大片，還不曾談到我的希望；然而你看了前面的事實，也就不難推測出我（以及一般人）的希望了。首先我們當然盼望報酬提高些。我記得從先讀莫斯科印象記，據說蘇俄的小學教師薪金每月一百至一百五十盧布，然則我們的中學教師豈不是還趕不上人家的小學教師嗎？但這話還得說回來，我們的小學教師的確太苦了，有的每月只賺到七八元錢，即以七十元爲我們中學教師的薪金中數，已經多過小學教師十倍了，如果站在這個觀點上，也就不能再做那增薪的夢，何況那純然是『與虎謀皮』的。可是有一點，真是我們迫不及待的要求，就是不要『欠薪』。說起欠薪來，真讓我們哭也不是笑更不能。筆者服務在這邊遠的省區，月薪不過百把塊錢，嚴格說來，

自然也不算太少，然而還要維持一個住在北平的家，自然也就窘得可觀，但是現在已屆十一月，我們八月份的錢却還在省主席的唯唯否否裏虛懸着。試想，一個教師又沒有『外快』可抓，全仗這一筆有減無增的進款，衣食住行，屙屎撒尿，何處不要白花的銀子？所以我說不怕錢少，就怕不給；從先張大元帥時代，曾將北平小學教員的一年薪水全部勾銷，那真是一樁『缺德的』『苛政』！那曉得我們如今却依舊嚐這畫餅充飢的滋味呢？不特此也，聽說今年因為水災，由中央至地方的公務員，凡是薪水在五十四元以上的都要『慈善』一下，捐足半月。哎呀，坐飛機勘災的大員一掏腰包就是萬兒八千，何必跟我們這些『准災民』作對，真是百思莫得其解？

薪水不能按時發出，即使發出，也為量無幾，自然是談不到儲蓄了；何況還有許多『同志』們，要戀愛，打打牌，甚至逛逛妓館，聽聽程硯秋呢？所以當教師的人們，都信

這兩句話：『十年教書不富，一天不教就窮』。因而沒有一天不在就心自己的『飯盆』。

北方各省，公立中學校的聘書大約都是一學期一更換，所以一到年暑假前一個月，當教員的已在提心弔胆，有的自知不穩，也就開始『活動』，而從新參加市場上的爭奪戰。我不願完全替當教員的辯護，說無論那一個下台的教員都是冤枉，學識不夠而引起學生反對，脾氣不好而惹動當局惡感，皆是『臣罪當誅』的所在；然而大部失職的人們，却是因為與當局不同黨系，或是鄉土關係；近來教育界的勢力，也隨了政治勢力為起伏；或以私人為集團，或以學校為本位，或以地域為範圍。常常可以聽到『北大派』、『師大派』、『天津派』、『新中派』、『××派』……的消長消息，因之也就影響到個人的喜樂哀愁。校長既因廳長而不穩，教員更因校長以躡步。如此循環，使一般知識階級對中日問題，意阿糾紛之類大可棄而不管，倒是某教育名流是何處人何處畢業，有何政治

背景，誰與他最接近之類，成為他們每天盤旋在腦際的問題。請想，過着這樣的生活，如何能夠安心服務？更如何談得到潛心進修？即使你自己肯用功肯努力，又有誰能欣賞這塊含玉之璞呢？讀過西洋教育史的人，都知道西洋的中小學教師以及大學教授之類，全視為終身事業；我現在還記得讀意大利亞米契斯的那本愛的教育時，自己對那老教師臨終時還要望着許多孩子的像片死去的故事，真是受了大大的感動；但回過頭來一想，在中國當教師就沒有那種可能，因為誰允許你有那麼長的機會和你的學生相聚呢？況且中國的中學生近來天天的革了命，只要自己看了什麼不順眼，就可說他開倒車，反革命，意識落伍，處在這層層打擊之下，教員只可抱定應付態度，如何討學生好，如何得當局歡心；一有機會，却大罵特罵，以洩積憤，這實在可以表示出他們生活的矛盾。根據了上述種種，故我第二個希望，就是如何能使中學教員生活比較安定些。我

好像記得今年春天教育部曾下一次命令，第一是限制中學教師資格，第二是增進中學教師進修機會，第三是延長聘約的年限，——初聘一年，續聘二年，但也只見到這個原則，始終沒見到實施的細則，真不知我們中國的政令須如何方才算數，我以為對待中學教師以及小學教師們，考績不妨勤些，甚至以成績為升降的標準也是很好的辦法，但千萬不要弄得人人都存五日京兆之心，隨着槍桿階級以及官僚政客的浮沉而作人家脚下的踐踏物，只有受壓迫而不敢哼一聲，——若夫那些自不爭氣的先生們，那就理當『淘汰』了。

再說到中學教師的進修。普通中學教師大約每週平均授課二十小時，每天頂少也要有三小時功課；但須知這三小時的課程，至少也要三小時的堂下準備。若是教國文數學理化的，還要批改學生的作文、習題，或課外作業，每天怕也要攤上兩小時；好，請你算一下，這是否就已有八小時了？經過這

八小時苛酷的呆板的工作，誰還有心緒來自己讀書？有許多同仁是需好跑跑大街，談談閒天，唱唱皮簧的，勢必致拉了你去，或者強迫你談與聽，於是即使有些工夫，也都消耗於無謂之地了。近來教部令各國立大學每年暑假辦講習會，藉以提高中學教師的程度，這確是好辦法，然而在三四個星期之內，充其量能講些什麼？我總覺得要想提起教員進修的志趣，首須減少工作時間，——但這又與收入有關了，就又要連帶到增高薪給的麻煩。其次須造成良好環境，有優越的圖書館，——不要儘預備些×××概論，

## 我的希望

記得在中學讀書時，我們的歷史教員，曾考過我們這樣的一個題目：

『拿破崙那年的？那年的？』

當時我沒能答出。

我想類似這種沒理性的考試，誰都能多少受過些吧？

×××ABC之類的不痛不癢的書籍，要備各科基本知識的叢書——而這就需要學校當局的提倡與同仁間相互的砥礪；第三呢，——不說吧，說出來同業們要罵我是漢奸，——就是要厲行考績制度，使一個不長進的分子，根本不能濫竽充數。問題是說不清的，就只這區區三點，恐怕也與社會上種種問題有多少不可分的聯繫性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我不敢因了我這『微』的人『輕』的言，影響了二十多年來的『國本』，故，這一點點希望，怕仍要變成奢望！

十月二十三日

景行

這類的考試，有很多的壞處，因為叫學生去死記這些不需要記的東西，對於學生並沒有多大的用處，不但沒有什麼用處，而且純粹有點和學生『過不去』。可是學生又不能不千方百計的把它給應付過去，因為要是不能『過』，就得被留級，或被強迫